

跋翁方纲手抄《墨子》节本

朱宏达

翁方纲有手抄《墨子》十五卷节录本，其摘录孙（星衍）注，间出识语，于墨学研究不无小补；且书法精湛，令人珍爱。近翻检《复初斋文集》，又得览其《书墨子》一文。诂料翁方纲此文竟全力论定墨学“与圣贤之道大异”，直斥治墨学者为“名教之罪人”。翁对墨学大加挾伐，极尽丑诋的态度跟传统偏见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则，翁治墨子岂早年之事，后学墨者夷之而幡然悔悟？抑或别有契机，研究是为了反对呢？试姑妄论定之。

翁方纲手抄《墨子》节本，共十五卷，凡两册，合一百二十页，约二万多字。今藏上海市图书馆。其篇首上栏自记云：“凡墨子抄来二册十五卷七十一篇，内阙者八篇（按即《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下》、《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儒上》），失题者一篇（按指卷十四《备城门》第五十二前一篇）。”因此书未刊，诸家著录失载。近人顾惕生《墨学书目考》，吴毓江《墨子版本经眼录》，栾调甫《墨子要略》，皆未加著录，岂均未之见欤？

翁方纲《书墨子》云：“近日江南省有翰林孙星衍者侵梓墨子之书，予旧尝见其书，而不欲有其刻本也。”按孙星衍刊刻之墨子书，即毕沅《墨子校注》本（详述在后）。孙星衍有后序记其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按指毕沅）既刊所注墨子成。”则此书成于癸卯甲辰之际，即公元1783年与1784年间。可知翁抄《墨子》至少在此以前，无疑也。翁方纲生于1733年，卒于1818年，则其抄《墨子》乃五十岁前之事。

今查翁抄《墨子》，名为六十二篇，实则全录四篇，摘录二十三篇，余者五十三篇存目而无内容（参见附表）。而且翁抄《墨子》并非墨翟的要言要旨，恰是墨翟所引古语、古书、古诗、古事，其本旨似在推衍墨家尊崇夏道之意，而欲和孔孟尊崇尧舜禹相合。殊不知墨家的推崇夏道，乃是推崇“圣人恶疾病不恶危难，正体不动”的精神，即所谓“兼爱天下”的精神。它和儒家表面尊夏，实则从周的精神不同。是故翁方纲得出了“虽其书（按指《墨子》）尚存，观之亦自成一家之言，而究与圣贤之道大异，则又无疑也。”可知翁方纲不欲学者研究墨学，更不欲刊刻《墨子》书，实出于排摈墨学而绝之耳。

翁方纲《书墨子》又云：“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昔翰林蒋士铨掌教于扬州，汪中以‘女子之嫁，送往之门是何门’为问，蒋不能答，因衔之，言于学使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尝笑蒋之不学也。今见汪中治墨之言，则当时褫其生员衣顶，固法所宜矣。”翁对汪中大肆问罪，既斥之为“名教之罪人”，又冠之以“墨者汪中”之贬称，这在当时是够吓人的两顶帽子。因为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一蹶不振、潦倒终身。汪中其人，在今天看来是位杰出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墨子序》对墨子推崇备至，力辩孟子辟墨为过枉，确有一点叛逆精神；但其坎坷不利，中拔贡以后再没应举，以至阨穷终生，这也是事实。然而，以翁方纲内阁学士之尊，何于一区区拔贡而不相容呢？不但不相容，还要大动干戈耶？《书墨子》云：“孙星衍侵梓墨子之书，予旧尝见其书，而不欲有其刻本也。”翁方纲明明知道孙星衍注墨子假托毕沅之名，却故意点孙星衍之名；毕本问世而直言“不欲”。可知其直斥汪中，似也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心，矛头是对准毕沅的。只是因为毕沅官至湖广总督，位在翁洗马之上，因而不敢明言直说罢了。指桑骂槐，本是封建官场中惯用的故伎。但翁方纲的言行却反映了当时墨学研究处在何等可怜的地位。翁方纲后约一百年，即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墨学如春苗勃兴，蔚成大国，这是翁方纲始料所不及的。

虽然，翁方纲手抄《墨子》节录本，于墨学研究尚有可考之价值，其说有三：

一曰，可资参校。

翁方纲所抄底本，据翁自称借孙星衍校注本。孙星衍校注本即乾隆四十八年的毕沅校注本。那么翁抄本和毕本应当相合。今将翁抄本和清刊《墨子》十五卷（《四部备要》本）相比勘，虽大同而仍有小异，不同者有十四处。有的据孙星衍校而迳自改定，如《非攻中》：“鱼水不胜陆”，孙注“胜又作务”，毕本就迳改为“鱼水不务陆”。有的出于毕沅改定，如《尚贤中》：“乃命三后”，毕本作“乃名三后”。孙诒让注云：“名、命通。孔书名作命。”此属可改可不改例。又如《三辩》：“舜有第期者”。毕本据宋本、蜀本、《太平御览》改为“舜有茅茨者。”旧本皆作“第期”，俞樾据此认为毕本臆改。“第期”和下文的“九招”，都是传说中古代乐章之名。此属不当改者。亦有几处显系翁方纲笔误所致，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从翁抄本尤可证明者有两点：①毕本与旧本不同，乃兼用嘉靖癸丑本和道藏本，同时吸收明万历后诸刻本以及诸类书所引墨子，统而成之。②毕本臆改和讹误处，前人已有所刊正，从翁抄本中也可辨知，如翁抄本《非命下》：“从卜简之篇。”毕本作“从十简之篇”。苏时学《墨子刊误》二卷，《墨子问诂》等皆因其误。“卜简之篇”，指古代卜筮之书如《易》、《连山》、《归藏》之类，意甚显豁，“十简”则费解矣。且陆本、茅本、堂策鉴本、四库本都作“卜”，道藏本似原作“卜”，后加长其左畔而误作“十”。

二曰，可确证《墨子校注》系代庖之作。

毕沅在清代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他涉猎甚广，也有学问，但所刊著作大部分出于幕僚之手，《墨子校注》即是一例。然前人对毕本代笔之事，只有旁证而无实据，连孙星衍本人也煞有介事为毕本作后叙称：“弇山先生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

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捧人而实为自捧之伎，使知情者不免捧腹。又据王朝梧致孙渊如书云：“毕制军节署所刊墨子诸书，知出鸿笔订定。”汪中校《墨子》记云：“得孙季仇校本录上。”（转引自栾调甫《墨学要略》）以上皆可为毕氏校注假手孙氏之旁证。今翁方纲《书墨子》一文所称以及手抄《墨子》节本栏下所录孙星衍注与今本毕注基本相符，是毕本为孙星衍代庖而作的确证（参见附表）。毕沅只在个别地方略加改动而已。虽然如此，毕本的价值仍不容否定。《墨子》书多脱误，毕本是最完善的一个本子，近代校勘《墨子》最有成绩的吴毓江说：“毕注前无所承，措手倍难，虽多疏漏，留待补苴，其草创之功，殆将附墨子书共垂不朽也。”

三曰，识语偶有可采

孙星衍说：“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而同时共为其学（按指墨学）。”据此，则翁也被称作治墨者，但手抄《墨子》节录本，极少加批注，这或许是翁不屑成为“墨者”之故吧！通观全书，抄录本栏上识语或夹注夹批，统共只5、6条，其中明确注明“方纲曰”的只两条：

①《经上》“‘争攸’，攸当作彼，‘辩胜当也’辩当作辨。此孙注之未敢定者，姑附于下。”按：“攸”作“彼”为毕本和今治墨学者所采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一句的解释，曾引起过章太炎、章行严和胡适等人之间的一场争论。此句意当为：彼者，所争辩之命题也。辩者，彼此以言论争一命题也。

②《非儒下》：“方纲云：‘此篇之后三叶云云，载齐景问晏子对之词，皆讥孔子，大约晏子书内有此，学者所当屏而勿观也。’”这就跟他的《书墨子》如出一辙，显系儒家的说教了。试问翁洗马，如汝勿观，则何以知其“所当屏而勿观”？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参之以孙星衍语，则翁方纲之言不由衷，灼然可知矣。

1980.12.初稿，1981.3.二稿

翁抄《墨子》章节本和毕本对照表

篇名	摘抄内容	原文		引孙星衍注	引卢文昭校	今毕本注
		翁抄本	同今毕本			
所染第三	诗曰必择所堪……此之谓也		同			
七患第五	①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汤五年旱 ②故周书曰……子非其子也		同			
三辩第七	昔者尧舜……命曰骀虞	①舜有第后乐，自曰九招 ②无因又命脩	①舜有大先自曰九招 ②无因又命脩	孙云，九招禹乐。此云者，吕氏春秋云：阳为大伊尹，作为大露，歌晨、露，九招、大脩、九招、大列。吕氏春秋：周公为三象，乃成王之乐，此云是“象周”，又是武王作，未详。		少“九招禹乐”等“象”又是“周”作“象”，未详。此云武王让云：孙闻异辞。

<p>尚同中 第十二</p>	<p>②于先王之书 ……何度不及 ③于先王之书 ……以屏辅而 身 ④昔者尧有舜 ……散宜生</p>	<p>告女详刑</p>	<p>告女讼刑</p>	<p>供食，故此云 圜土也。</p>	
<p>①是以先王之书 ……作五杀之 刑曰法</p> <p>②是以先王之书， 木令之出…… 唯口出先王之道 ③是以先王之书， 相治天均 ④是以先王之书， 周颂之…… 聿求厥章</p>	<p>以刑之道</p>	<p>吕刑之道</p>	<p>同</p> <p>彼王</p>		<p>卢云，此见《吕刑》，否字，不字，四卷，则知，可堂，灵为，转与，故折，通古。皆弗王古也。字虐也。</p> <p>孔书作“弗用灵制以刑”，灵、练、否、弗、折、制音同。孔书杀作虐。</p> <p>轻字轻读，下篇作以，下篇云故，下篇建国，下者后立，奉以大夫师。</p> <p>轻当为卿，卢云，下篇作奉，字误也。一本作“载见辟王”同《诗》。</p>

	⑤诗曰我马维骐 ……周爰咨谋	同	同	长，不云引书	
尚同下 第十三	于先王之书，也 ……发罪钩。	同	同		
兼爱中 第十五	古者禹治天下， 西为西河…… 今行兼矣	以利楚荆越与 南越之民	以利荆楚于越， 南夷之民	濞池即濞池 洒为濞 孙云濞当为隊	即濞池河出山 西繁時县，古 无池字，即濞 异文，故此亦 以池文为濞也。 《说文》云，濞，假 汛音也。《穆 （隧）或为隊， 天子之隊。《玉 山之隊。《玉篇》 云，隊，掘地通 切也。或以通 隊字皆《说文》 濞字之省
兼爱下 第十六	①秦誓曰文王若 曰若月……于 文武取法焉，大 ②先王之道……报 雅之以李	同	同		

非攻中 第十八	昔者晋有六将 ……镜于人则 知吉与凶	鱼水不胥陆	鱼水不務陆	胥又作務		
非攻下 第十九	昔者有苗大乱 ……所以诛紂 也。			胥，高阳六世孙 故。隆疑作降 薄，即毫 珪，《初学记》引 作书。《北堂书 抄》引《随巢武 子》云，天赐武 王黄鸟之旗。 《抱朴子》云，天给 武王之旗。 鸟一作马		舜高阳第六世孙 故云。降 隆疑作薄是也…… 此作薄惟孟子作 案毫，非正字也 ……《初学记》 引作书 鸟一作马
节用中 第二十一	古者圣王之制 ……为衣朽母久 节，足生者（此段 丧用在框下，盖 抄在遗漏者）	同	同			
天志中 第二十七	①皇矣道之曰 ……顺帝之曰 ②秦誓道之曰 ……弃紂而不 葆	同 同		此句《非命上》作 无僂匪扁，《非 命》中作毋僂	卢云此书《非 命上》又引 云，紂夷处，	此句《非命上》作 “无僂匪扁，《非 命》中作毋僂

其務，

上帝先
事，禍厥乃
不肯神，不祀，有民，
神禘，音有屬，
曰无天弃又云，
而亦非命，
而而“紂不
上帝，神，命，
其先也，有務，
祀民，不亦不
而各

其書秦
務云，罔無廖偽之。
望，義，務，孔者見据作不孔，可泰夷帝先曰，
侮音皆僂，偽虽作犹足当言或是未書乃上厥乃命，
罔無廖偽之。其字及，假音。紂事遺祀，
罔無廖偽之。其字及，假音。紂事遺祀，
罔無廖偽之。其字及，假音。紂事遺祀，

天志中
第二十七

明鬼下
第三十一

于先王之書，大
夏之法……順
帝之則

① 著在周之春秋
……著在宋之
春秋

予怀而明德

予怀明德

同

<p>非命上 第三十五</p>	<p>① 子墨子曰，古者汤长百里，绝地于奔而弗葆 ② 于先王之告曰，仲虺以太誓非之</p>		<p>同 同 同</p>	<p>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 《大荒西经》云，夏后开上女嬃辨于九歌，得以下，指启序，孔启据于此游田尸位，为太康，子，诸儒亦云，与此异也。</p>		<p>翼，式为韵…… (尸位)及楚辞…… 康焜云，夏溢大疑孔，江乃字，启亦 太康，淫训康而子，江乃字，启亦 此淫之太康，而子，江乃字，启亦 疑即康乐，然人以可又当子是 疑即康乐，然人以可又当子是</p>
<p>非命中 第三十六</p>			<p>从十简之篇以 尚</p>			
<p>非命下 第三十七</p>	<p>禹之总德有之曰……从下简之篇以尚，皆无之</p>	<p>从下简之篇以 尚</p>	<p>从下简之篇以 尚</p>			

非儒下 第三十九	儒者曰亲亲有术 ……逆孰大焉			验后文“公孟篇”， 则此庶字，或其 有期字，即期之讹		(其)与期同
经上等 四篇 附“星衍 考定经 上篇”	全录有注		毕本删注 改作“新 经上篇”			
耕柱第 四十六	昔者夏后开…… 周人受之		同			
贵义第 四十七	子墨子曰，昔者 周公且……夕 见涿(漆)十七		同			
公孟第 四十八	子墨子谓公孟子 曰……庶人何 日以从事			后子，嗣子也		后子，嗣子也

说明：本文所引毕沅《墨子校注》，系四部备要本

(本文承王焕德先生审阅，谨致谢忱)